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老子翼卷三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趙興文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子翼卷三

附錄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

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

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

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

隋薛道衡老子廟碑曰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習智鷄居穀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於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於鐘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

俗有淳醜之變於是儒墨爭鶩名法竝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以老子為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目之竒蹈五把十形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綿祀厯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市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睹嘆龍德之

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
率性歸道以無為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
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
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
迹方外蛻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行清都叅曰
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其
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深
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聃死

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遯天之形雖復傲吏之寓言
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轂接統膺期照春陵之
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於百王明鏡衡
鑄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
飛兩日與洛川俱鬪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
壘之區狼顧鷓跖黃延斫宄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遍
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欃槍而掃除仗旄鉞而斬
伐共工既翦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

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謌乃允答
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
軒轅顓頊建國不同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
遷虞邑厯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
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模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
存卑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于駕鸞
升降靈臺豈更營于鳩鵲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
茲發於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

草纓知恥畫服興慙天無入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
閣廣內考集羣典石渠壁水闡揚儒業綴五禮於將壞
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大師成功之頌承華養
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耀重日垂明
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良佐寶
臣允文允武為王室之蕃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於
潤塗納烝民於壽域旄頭垂象窮髮成形獯獫作患其
來久矣無上筭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運耀德

戰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匐投掌牂牁夜
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聲教竝入提封閩越勾吳
不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邸遐邇禔福文軌大同自
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閔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
深華夏有晉則化成夷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
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
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符瑞彪炳千年靈蔡著天性
以效徵三足神鳥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

秋露凝甘徧於竹葦星光若月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爵
之鳴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鑿動蹕肆覲東后玉
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為而不宰尚寢馬卿之
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
無忘夕惕雖蒼壁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禋
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玄極壽宮靈
座麋鹿徙倚華蓋剏壇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
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冑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

因歷試總斯蕃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
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
平皋東連譙國望水置黎揆景瞻星擬玄圃以疏基橫
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栱磊砢相扶方井圓淵參差交映
尊容肅穆仙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閒滴瀝降而成響清
心潔行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湊千里波屬知如
在之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於王者冥福資於黎獻允
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

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
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
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哉振
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
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
其象契帝迹慙皇王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
澹泊俗異沖和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尊俎外事干
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

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
茲五嶽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
光浮玄門洞啟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
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
維皇受命乃神乃聖響發地鐘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
氛蕩定曜魄同尊叅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
歸款萬方宅心鴻臚納賁王會書琛青雲干呂薰風入
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慙太上乃建清祠

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臯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
煙霞舒卷風霧淒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
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
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
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曰孔
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臣之命屬臣則必師之今
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

君盍以車乘賚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乘二馬二豎
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
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
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
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嘆曰吾乃今知周
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送
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
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者也博辨

閱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已為人子者無以有已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問老子而得禮之要也

王子季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所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

影聞聲則藏形時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淳漆洒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綴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剗心漑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

關尹子尹喜仕周昭王為大夫善天文豫占東南真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

關乞出為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
老人駕青牛白舂車諸子驂乘徐甲為御將度關喜迎
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強為我著書遂館終
南艸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
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
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
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
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

指授經為敬王時殊不知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豷韋已
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
者之風亦已見矣此老聖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
按乾象河鼓三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
軍右星右將軍夏官上大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已載
之周禮及考穆王內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樓則知
授經為昭王時明矣闕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闕尹子自
時其徒晉公孫牟鉞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年壬午

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
二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
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
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囚石室賂太
宰嚭得歸嘗膽圖報吳既治計然曰句踐長頸烏喙可
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
佯狂遊封禺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吳興計籌山是也列
御寇居鄭圃四十季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

老子之道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為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庚桑楚南榮趯崔瞿柏矩士成綺尹丈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老子遊歷商周亦已久矣其親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若人自司馬遷以老韓同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傳焉惜哉

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闕澤對大帝曰許成子

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
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帝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
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誦焉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傅氏三
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
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為上下二篇或分八

十一章或七十二章

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
天數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

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巖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
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四章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

不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攷也觀復高士謝守
灑曰道德經唐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
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
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
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
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
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
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諸家之注多少參差

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他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
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
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為五千文蓋舉

其全數也

見老君
實錄

杜光庭云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兼
通局字數而妨文剪丈勢而就數皆失其旨也司馬遷
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刪文約數俯就
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幅字為三十以滿五

千字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

杜光庭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

老君與尹喜解內解上

下尹喜以內修之旨解注

想爾二卷

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

河上公章句

漢文

帝時降居峽州河濱今有廟見存

嚴君平指歸十四卷

漢成帝時蜀人名遵

山陽

王弼注

字輔嗣魏尚書郎

南陽何晏

字平叔魏駙馬都尉

河南郭象

字子玄魏

晉間人

潁川鍾會

字士季魏明帝時人

隱士孫登

字公和魏文二帝時人

晉僕

射太山羊祜

字叔子注四卷

沙門鳩摩羅什

本西胡人苻堅時自玉門關入中國

注二沙門佛圖澄

後趙時西國胡僧注上下二卷

沙門僧肇

晉人注四卷

梁

隱居陶弘景

武帝時人貞白先生注四卷

范陽盧裕

後魏國子博士一名白頰翁注

卷二 劉仁會

後魏伊州梁縣人注二卷

吳郡徵士顧歡

字景怡南齊博士注四卷

靈仙人

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

晉人河東裴楚恩

注二卷秦人京兆

杜弼

注二卷

宋人河南張憑

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

梁武帝

注道經

卷四 梁簡文帝

作道德述義十卷

清河張嗣

注四卷不知年代

梁道士臧

玄靜

字道宗作疏四卷

梁道士孟安排

號大孟作經義二卷

梁道士孟智

周

號小孟注五卷

梁道士竇略

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

陳道士諸糅

作玄

覽六

隋道士劉進喜

作疏六卷

隋道士李播

注上下二卷

唐太史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子翼
卷三

十四

令傅奕

注二卷併作音義

唐魏徵

作義五卷太宗相

法師宗文明

作義五卷

胡超

義疏十卷

道士安丘

作指歸五卷

道士王玄辯

作河上公釋義十卷

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

作新義十五卷

道士徐邈

注四卷

直翰林

道士何思遠

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

衡嶽道士薛季昌

作金繩十卷事數一

卷
洪源先生王觀

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訣二卷

法師趙堅

作講疏六卷

太

子司議郎楊上善

高宗時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

吏部侍郎賈至

作述

義十一卷金鈕一卷

道士車若弼

作疏七卷

任真子李榮

注上下二卷

成都

道士黎元興

作注義四卷

太原少尹王光庭

作契源注二卷

道士張

惠超

作志
疏二卷龍法師

作集解
四卷

通義郡道士任太玄

注二卷

道士沖虛先生殿中監申甫

作疏
五卷

岷山道士張君相

作集

解四卷

道士成玄英

作講疏
六卷

漢州刺史王真

作論
兵述義
上下二卷

道士符少明

作道譜
策二卷

玄宗皇帝所注道德經上下二卷

講疏
六卷

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梁

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皆明理身之道符堅時羅什后趙

圖澄梁武帝梁道士竇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

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諸糅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曠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嗣張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皆明虛極無為理家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稟學立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為宗顧歡以無為為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為宗孫登以重玄為宗宗旨之中孫氏為妙矣

廣川董道藏書志云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為
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過
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
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
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歡陶弘景松
靈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玄靜孟安期孟智周寶略
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今攷之新
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母丘望之湘逸其姓程韶王尚蜀

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鍾山傅奕楊上善李
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
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問仁譎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
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
庭玉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
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玄靜竇略宋
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
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

所增也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王顧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為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

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

宓膠西為曹相國師

見史記樂毅傳

漢桓譚曰晉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為

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

見揚雄傳

嚴君平卜筮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

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

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

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

著書十餘萬言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萬

見太平御

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覽

王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慧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辨

能言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

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魏氏

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太

原王濟好言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

老子莫

殷仲堪有思理能清言嘗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

本間強

見世說

庾子嵩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

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

見晉陽秋

阮宣子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

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名士傳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虛席晤語詞韻如流

聽者忘倦尤善老易與張思光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

不解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

謂之三語掾

見晉書本傳
世說作阮修

宗測少靜遠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為參軍答云何為
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迺掛其祖所畫向子平
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

顧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
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知
也汾陰生遊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
是顯重守令來謁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
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縣解人也有請道者書老易
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
時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

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蹟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不衰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盧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

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召至都

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

老子刊定文句

見新唐書隱逸傳舊書本傳云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

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以奏上之

盧鴻一字顥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

見舊唐書隱逸傳

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為道士久之遊

天台玄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

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

見舊唐書隱逸傳新書本傳云

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具餘徒喪

紙劄耳復問神仙冶煉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
主宜留意與舊唐書少異故併錄之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

餘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硯註老子彌年不出人號其所

居為高士峰

唐憲宗顧宰相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彼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

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

見舊唐書
憲宗紀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於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弃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

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
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為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
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
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
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
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
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
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

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又詆太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之失此流俗之言也以我觀之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籍以聞

並得侍讀俄並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長
樂馮朝隱同進講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老子
每啟篇先熏盥乃讀

見新唐書
儒學傳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
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晉軒皇問廣成
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
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慾

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已故
軒皇發謂天之嘆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
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以臣度思無

出於此

見李文
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
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
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
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管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

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閣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見白氏長慶集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賜號通玄先生

後不知所終

見五代史一行傳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
不至召見于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對曰
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
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無欲凝神泰和昔
黃帝唐堯享國永季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

見東都事
略隱逸傳

及高
道傳

宋太宗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
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
海蟾种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
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
也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除著作佐郎固
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

見高道傳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
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
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

治國無為之術

見了齋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為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克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丘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

見咸平集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

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為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
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
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
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
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
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
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

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

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為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美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

見本集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

見羅先生

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錢
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

見龜山集

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見語錄

滎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坐壁上
云修養家以此為養生要術然事事保護常令有餘持
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

呂氏雜錄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竒技符錄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為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

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

見本集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子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往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子遊嘗與子談道子

告之曰子所談者予于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
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
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
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為我言其略
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
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

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太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

存至道雖為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
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
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皆佛說
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
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判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
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
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又曰子管南遷海康與子瞻兄
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子子

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
差若不及子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為書多所更定乃
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子瞻至毗陵得
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于子瞻為可否也政
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
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
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
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年見此竒特然後知此書

當子瞻意然子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
刪改以為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
以前說為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為足矣欲復質之子瞻
而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子由再題
眉山蘇籀頽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為籀講
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
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
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

見遺言

呂吉甫作道德經傳成以元豐元年表進於朝曰臣惠
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讀書
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
竊以大制散於智慧之偽含生失其性情之初爰有真
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墳是以雞犬
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為黃帝之
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惚視聽莫得以見聞不
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出彌遠至寶秘於荆

山而莫知悟之不召自來玄珠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
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
指其詣不殊曹叅師於蓋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
而為漢宗僅得淺膚猶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真徒
見其文有異詩書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
不尚賢則謂遺之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弃諸地而不
用謂絕學則無憂等於禽犢謂絕聖則無法等於鴻荒
不知靈府之間有若清眸之上雖留金屑亦翳神光故

令善惡之兩遺而極沖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
遂以允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微學宜屬至
神伏惟皇帝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
餘而形為事業盡飭而庶政交舉革當而四方已孚方
將齊心服形而捐治物養已之累深根固蒂以趣長生
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極適
丁斯時臣性維顓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以解天弢况
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脗合維日不足歷年於茲

晚於斯文忽若有得即動而靜物芸芸而歸根由濁以清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為學者之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辨道倘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計四冊謹奉表投進以聞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內

勸農使上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呂

惠卿上表

按李彥平先生遺書云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

二解獨
冠諸家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徧一曲之書而日汨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為道德者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之義要妙之

理多有之而可以啟學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為作傳以發其既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為老子詳而為列子又其詳為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

見經注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

所以為老氏

見眉
山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
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
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
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
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
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
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

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

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

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

見淮
海集

鼂丈元公迴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為
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
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
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
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

並見昭
德新編

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

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

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

見老智
餘書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

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

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

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

之屬也亦有妄乎

見退居
類藁

嵩山景迂生鼂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

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
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
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
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
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
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
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獨
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辨之爾

見本集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濬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
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叅以師傅之秘集而成
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

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

見碧虛子傳并纂
微篇序道藏目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
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
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
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

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

常存未嘗死也

見谿
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

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

則骨自強

並見道鄉集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為知易之體以孟子為知

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為西方之聖人不以為過

見邵氏聞

見錄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

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

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于物也元者善之
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為大則同於道而與
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
髮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為不足為者宜乎其不
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
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
為道也又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
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

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為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渥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鑿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鄉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鄉也明惑之則亂亂而

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
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
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
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
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
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
本儒學以孔氏為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並見西
塘集

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

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於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

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

荒遠深妙而要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為表裏

並見經注

葉夢得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克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已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為直

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惟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為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

見石林巖
下放言

董思靖云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自然為宗以虛明應物不滯為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為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為治其於治身治人也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朴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

不得位以推是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有所忤也然終不能愬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睽睽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伺駕東魯見龍而書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斂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義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為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於苛秦之後吁亦一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

其人義皇之則義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為庶政庶事之本乃徒務為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子視之嗚呼惜哉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以故首章有無在二丹神氣水火也虛心實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采鉛之方沖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為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

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傅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哉况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為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樂天云玄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亦確論也

邵若愚號本來子紹興中作老子解序其首曰據史記老子為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

強為我著書於是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 upper 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分上下此流俗之言今除去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前後本意分為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數此皆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為口鼻是不中理也死之後為涅槃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由

其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故據於德以德為基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也豈可躋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又多以術為道者認穢汁為精以鈍濁為樸遲速為性拱手不動為無為不食滋味為恬淡儻來適去為自然休妻獨寢為清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朴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按據者也蓋其人多言房中黃白之術執有為為事將

好利淫心測度無為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
子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為上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舉身
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為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
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神仙
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鸞朝帝亦不離天居天地
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歲暫時易短為長報盡還復於死
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殫神仙之術
不進於道也

嚴谷山人江表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禦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問道又曰

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替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為德恐無是義余曰道德

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
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大小後先之辨不可
槩舉可攷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
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重嘆後之學者為不幸
子亦欲蹈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
自其所得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
也試以水為喻夫湖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
也其為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

也其為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均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為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覩乎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覩邪合乎

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
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
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問
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
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
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三三而九
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
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

之庶幾乎可以語此

命問

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

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
忤如此聃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
於身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之為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
皆備而取之足豈不詆忤邪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
言而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
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

一而所以為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
即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言之
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
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失而身之謂凡動作語
嘿不見而已即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
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於地俯仰洞
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
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

不得不使之觀

身問

又曰或問何者為息余曰循陰陽以

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

問息

又曰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呶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

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為天地

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問又曰孔子曰毋意毋我老子

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人之

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

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

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表

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丘園以經

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於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

高之並見嚴

谷集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為宮僚嘗索其所著易
老通言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
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
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得者為漢
文帝蓋其為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
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
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為為治
本而不知無為者如何其無為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

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
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
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理
而以西漢為法鑒其談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為戒
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
藩盛德錄內一篇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
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
上下立為形容正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

下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新雖麤實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新以求生焰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新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藉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秘尤為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弃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新而能自起火焰者邪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

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謬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玄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玄元皇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為教祖而八十一章自清淨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邪恭蒙聖諭以某言為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

並見本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

稱治儒家多些。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穉者安於恬淡。當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些言黃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見鄭先生臆語

薛蕙君采作老子集解。成高叔嗣序之曰。亮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溯其本旨。

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曰離州人薛考功先生
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合於渠度
老子之道則燦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
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
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
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
羣龍無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

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奈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

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向
條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景響仆絕所謂其人
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
卷藏於家子錄其副焉又曰考功薛先生既屏居亳一
紀致崇於學庚寅始注老子號曰集解余為序其書刊
之甚著先生意未覃盡時復損益丁酉乃成視予讀之
義加精微要以至道協於大中繇漢以來言老子者蓋
至是決矣顧世莫有與知老子者又孰以知先生之注

序曰始余少讀老子謂猶皇帝王伯之降所言殆上皇
事爾朴而不華後世弗能用也誠竊之亦足寡營而致
治壯益讀之則見與聖人之道亡抵牾可施於世特其
辭所出抑揚已甚驟不能通愚者欲信之助以靈異繇
是遂為儒家所詘置為養生之書其徒守之至言湮晦
要之古之聖人所學咸脩已治人之事或得有淺深見
有純駁爾柰何絕去使世諱言之老子之書殆於息矣
余懷此意未有以明其後仕都質之今祭酒武城王純

父先生孔老所以異奈何純父荅之聃與尼父意同而言異彼生於周末睹文之盛也疾欲還之古故激言之激則不能無過中已試言之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禮與其奢也寧儉而聃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激如此去仲尼之辭遠矣故尼父之書誦法萬世而聃卒廢而為它也余藏其牘他日仕山西復質之今京尹曹德芳先生其言聖人之言道也猶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彼匈奴則謂之

撐犁豈有二哉特其辭異耳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
又爭辨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達哉言
乎蓋二先生皆深於老子者今以觀考功之注尤信易
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學者習而常聞
如不見其同與一獨以其異也遽詆訶之蓋讀其篇未
訖往往已驚豈但老子邪嗚呼難言矣百世倘有其人
固自知之余何暇置譽毀哉記二先生之語篇首復作
序

李宏甫刻子由解於金陵題其後曰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美也然使兩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弃也道之於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美於彼而顧可弃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真饑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其初蓋不知其美也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饑凍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撤案而後問曰豈稻梁

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黍稷也與稻梁埒且
今之黍稷也非有異於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饑故甚美
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更不作稻梁想亦不作黍稷
想矣子聞之慨然而嘆使子之於道若今者之望食則
孔老暇擇乎自此發憤學道窮日夜不寢不食而時獲
子由老子解於焦弱侯氏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最高
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
中萬物之與宋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

其氣象為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真饑而後能得之也萬曆二年冬十二月二

十日宏甫題

李宏甫先生既刻子由老子解逾年復自著解老二卷序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為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

見殺於秦安在其為善解老也是豈無為之謂哉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堅強此勇於敢而彼勇於不敢已方圓冰炭若矣而謂道德申韓宗祖可歟蘇子瞻求而不得乃強為之說曰老子之學重於無為而輕於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如是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

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非所以治之也而況一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仁雖無為而不免有為義則為之而有以為又甚矣是故其為道也以虛為常以因為綱以善下不爭為百谷之王以好戰為樂殺人以用兵為不得已以勝為不美以退為進以敗為功以福為禍以得為失以無知為知以無欲為欲以無名為名孰謂無為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為之有益也然則韓

氏曷為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黃
老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
事恕施而後四達不禦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能
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推無
民不安而亦無賢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簡之道
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欲效之而
不得是故不忍於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以已而忍以
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疑其原從而曰

道德之禍其後為申韓也如此夫道德之後為申韓固
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為篡弒乎古今學術亦多矣
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
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使
氣患在堅強而不能自克也喜讀韓非之書又不敢再
以道德之流生禍也而非以道德故故深有味於道德而
為之解并序其所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先生名載贄
溫陵人仕至姚安太守請老歸

老子翼卷三

老子翼考異

古書傳世為人所竄易者多矣而老子尤甚開元注
明言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先無求於兩字予
所加也則後人之妄增而不及自道者可勝言哉史
遷言著書五千餘言亦其大率耳妄者至盡削語助
之詞以就五千之數是史遷一言為此書禍也薛君
采氏作老子集解別為考異一篇附焉顧其所見裁
十數本耳余覩卷軸既多異同滋甚其為余所安者

已載正經而悉以其餘系之卷末仍名曰考異俟世
之好古者參焉弱侯題

第二章

斯惡已

蘇已作矣

皆知善之為善

皆上一有天下字

故有無相生

龍興

碑無故字傳與古本相上並有之字

萬物作焉而不辭

碑本作始

功成而

不居

古本作功成不處

夫唯不居

古本作不處

第三章

使心不亂

古本作使民心

是以聖人之治

古本治下有也一無之

治使夫知

者不敢為也

一無敢字古本無也字

則無不治

古本作無不治矣彭耜本無不治矣

第四章

沖

古本或虛

或不盈

陸本作不滿開元本蘇本或下有似紛

碑本作忿淵兮

河上陸兮作乎

湛兮似或存

碑本無兮或作常一或作若

吾不知其誰之子

陳碧虛司馬本

無之

第五章

不屈

河上陸作不詘多言

碑本作多聞

第六章

天地根古本列子並作天地之根

第七章

天長地久碑本作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黃茂材地下有之碑本無

且故能長生碑本作長久非以其無私耶河上陸作以其無私古本非作不

第八章

而不爭碧虛司馬曹而作又處衆人之所惡古本處作居故幾於道葉本

下有善仁古本作善人故無尤一下有矣

第九章

持

司馬作恃

揣而銳之

古本作徹而稅之王弼亦作稅

長保

碑本作長寶

滿堂

古本

作滿室

驕

司馬作憍

功成名遂身退

碑本作功遂身退又名作事

第十章

抱

古本

無離乎

一無乎下同

能嬰兒乎

一能下有如

生之畜之

無一

此四字

第十一章

埏

司馬作虛作埏

第十三章

何謂寵辱若驚一無若驚寵為下碧虛作寵為上辱為下吾所以有大

患者一無者及吾無身古本作苟吾無身吾有何患古本下有乎故貴

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

天下古本作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開元本則作若無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

二矣一寄託下並有於

第十四章

此三者一無此故混而為一蘇故下有復古本一下有者上下古本上下

之繩繩兮一無兮無物之象蘇作無象之象是謂惚恍碑本無四字古本作

易
執古之道
古本道
下有可

第十五章

豫猶

一下並
有兮

容

碑本
作容

釋

碑本
作洵

敦兮

其若樸

碑本
作混

曠兮

若樸

其若谷

碑無
兮其

其若谷

碑無
兮其

渾兮

其若濁

碑本
混

靜

古本
有澄

徐清徐生

古本
是

能

古本
是

能

古本
是

古本二徐
上有而

安以久

即本
安

故能

敝不

新成

古本
是

能

古本
是

能

古本
是

本李榮本作
能敝復成

第十六章

觀其復

王弼本
無其

靜曰復命

王弼本
作

芸芸

莊子
作

各歸

莊子
作

各歸

莊子
作

各歸

莊子
作

其根各下一

公乃王王乃天

碑本作公能生本能天

沒身不死葉本

此無

第十七章

不知有之

一作之下親之譽之

王弼作親而譽之

其次悔之

彭本無其

次陳作其次畏而悔之

信不足有不信

王弼有二焉

猶今其貴言

王弼作悠

考一無考碑本作其猶貴言

事遂

一作名遂皆曰

司馬無皆陳蘇曹程黃曰作謂

第十八章

廢出

古本下並有焉孝慈

一作孝子忠臣

古本作貞臣

第十九章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

程無此古本以為文而未足也

第二十章

善

古本美

荒兮其未央哉

碑本作莽其未央古本無哉

如享

古本作如享

春登臺

古如作若一春在登下

怕兮

古本作鬼碑本作我鬼未兆

乘乘兮

古本作

偏沲沲

碑作純純

昭昭察察

古作皆昭昭皆登登

悶悶

古作悶悶

忽若晦寂

若無所止

晦一作海一作澹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一作飄兮其

若海颺兮

異於人

古本上有欲

貴食毋

開元本作求食于毋

第二十一章

恍惚

古本並作芒芬

恍惚兮恍惚兮其中有象

一其字上無兮字一無其字句末有兮字

下同

其精甚真

碑本無此

第二十二章

直

古本碑本並作正

豈虛言哉

古本言下有也

第二十三章

故飄風不終朝

一無故終古本作崇下同

孰為此者天地

古本地下有也

德

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古本作從事於德者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古本無同樂二字下同

信不足

古本足下有馬

第二十四章

跂

王弼陸作企

其在道也

司馬曹陳蘇在並作於

物或惡之

或一作故

不處

一處下有也

第二十五章

寥兮

陸王弼寥作窈

強為之名曰大

司馬程作強名之曰大

域中有四大

而王居其一焉

一作而王處一馬陳無此兩句

第二十六章

柰何

古本作如之何

失根

古本碑本作失本諸本作失臣

第二十七章

善行

古本行下有者下並同

善計不用籌策

古本作善數者無籌策又策作筭

是

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

葉故作而

傅奕云古無此獨河上有之

善人

古本人下有者下同

第二十八章

故大制不割

古本作大制無割

第二十九章

而為之

古本下有者

天下神器

古本上有夫

為者

碑本者作故下同

故物

蘇葉黃陳故並作凡

响陸王弼作噓古本作

噤

贏古本作王作

挫

載

古本作培碑本作接

隳

古本作墮

是以司馬以

故

第三十章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碑本無此

果而已

古本下有矣

取強

古本下有馬

果而弗強

古本上有是一作是謂

不道

古本碑本並作非道

第三十一章

之器

一無此二字

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古本作以恬澹為上故不美也若美

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人之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碑本志作意無矣字

言居上

勢則以喪禮處之

一作言以喪禮處之

衆多

王弼作之衆古本下有則下同

第三十二章

撲雖小天下不敢臣

一無撲雖小古本本作莫能臣也

侯王

梁武本陸本古本並作王

侯萬物將自賓

萬物一作天下

自均

古本下有焉

猶川谷

古本猶之作由

於

一作與

江海

古本下有也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

古本下有也下並同

有力

葉無有

不失其所

邵所下有止

第三十四章

汎

陸王弼作汎

不居

碑本作不名有

愛養

一作衣被

可名於小

一作可名於小

可名於小矣下同

歸焉

古本作歸之

不為主

為一知

以其不自大

古本其下

終有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

古本下有者

出口

古本碑本並作言

淡乎

古本作淡兮

第三十六章

歛

古本作翕
王弼作偷

柔勝剛弱勝強

古本勝
上有之

脫

古本
作悅

邦一
國一作

第三十七章

侯王

古本作
王侯

鎮以

一作鎮
之以

亦將不欲

古本亦
上有夫

不欲以靜

一作
無欲

第三十八章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古本作上德
無為而無不

為下德為之
而無以為

仍之

王弼
作仍

亂之首也愚之始也

一無處其
二也

厚

古本四句並作處
王弼作處其
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第三十九章

侯王

古本作王
侯下同

天下貞

一作正

其致之一也

開元本無一也
萬物

得一以生

君平本無此并下萬物
無以生恐滅十四字

侯王無以為貞而貴

高將恐廢

一作侯王無以
貴高將恐廢

自稱

古本謂
自謂

此其

古本作非
是其

乎

古本作
非歟

數與無與

輿古本作
譽一作車

琢

一作錄

如玉

如古本作
若下同

落落

一作
珞珞

第四十一章

聞道大笑之

古本道
下有而

故建言

一無
故

有之

古本下
有曰

類

一作
類

進道若退

一在夷道若類上

辱

古本作驩

偷

古本作媮

渝

古本作輸

第四十二章

王公以為稱

古本作王侯以自稱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古本作人之所

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教父

古本作學父

第四十三章

無有入於無間

古本淮南子並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王弼作無有入無間

吾是以

知無為之有益也

一無吾也二字 希及之

政和本下有矣

第四十四章

是故甚愛必大費

程本無是故

第四十五章

沖

古本作虛

屈

古本作詘

清靜為天下正

古本為上有以

第四十六章

却走馬以糞

古本糞作播吳切清本作以糞車

罪莫大於可欲

王弼本無此

咎莫大於欲得

韓非本古本作咎莫惜於欲得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司馬

無之足又無矣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古本出戶窺牖下俱有可以二字韓非作不出

於戶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見天道

其出彌遠

彌古本作彌下同韓非遠下有者

不行

而知

一作不行而至

第四十八章

為學為道

古本下有二者

又損之

一無之

無為而無不為矣

古本作無

為則無不為

故取天下者

王弼無故者二字

不足以取天下

古本作又不足

以取天下矣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

一作得善一
無矣下同

慄慄

古本作歛歛
一下有焉

渾其心

古本作
渾渾焉

孩之

陸王弼
作咳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

韓非本古本作民之生
生而動動皆之死地

生生之厚

古本

下有

夫何故

古本
有也

下

無死地

古本
有焉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爵

一無夫一
作莫之命

畜之

古本作
德畜之

亭之毒之

一作成養
之熟之

之

古本作
蓋之

第五十二章

有始

古本始下有可

得其母

得一作知

襲常

葉作襲裳非

第五十三章

而民好徑

碧虛司馬蘇林並作民甚好徑

資貨有餘

古本作貨財一作資財

盜竽

舊俱作

非道哉

一道下有也趙志堅作盜夸非道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

韓非無者下同

子孫祭祀不輟

彭邦本孫下有以韓非作子孫以其世世祭祀

絕不修之於身

一無於下同

乃真

趙志堅乃作能下同

乃餘

趙作能

修之

於邦

邦舊俱作國下同

何以

古本作奚以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古本作含德之厚者比之于赤之也

毒蟲

古本作蜂蠆

峻

古本作膠

陸作全

至也

碧虛蘇曹無也下同

而不嘎

一作噬不嘎黃茂材曰古本無噬後人以莊子之文增入

之古本嘎作歎歎於由切氣逆也

曰強

古本作則強

是謂

古本作謂之

不道

碑本作非道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古本言下有也

不可得而䟽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

賤

古本上並有亦

第五十七章

以正

古本正作政

無事

達真本作為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一作吾何

以知其然哉以此

民多技巧奇物滋起

古本作民多起慧衰事

滋彰古本

作滋我無欲而民自樸

河上本此下有我無情而民自清

第五十八章

悶悶

古本作悶悶

醇醇

古本作儻儻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非

及古本作禍兮福之所伏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韓非作人之迷也其

故以久矣一作民之迷其日固久

歲纂微作穽非

第五十九章

莫若嗇

若一作如

是謂早服

謂韓非作以

謂之重積德

韓非作是

謂重積德

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黃無下四字

深根固柢

韓非作深其根

固其柢柢一作蒂

第六十章

治大國

韓非作治大國者

烹烹不加加火不當

其神不傷人

韓下有也

聖人亦

不傷之

韓作不傷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一作天下之交牝

以靜為下

古本作以其靜故為之下

也司馬作以其靜為之下一無此句

故大者宜為下

一無故一作為之下

第六十二章

與一下善人之寶

司馬程之下有所

加人

彭本加於人

坐進此道

古本

作進此道也

所以貴此道者何

一作何也無何

不曰

纂微曹陳曰作日

有

罪以免邪

罪下一有可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

古本難下有乎下同一無其

天下難事

難上亦有輕諾之下同

多易古本下猶難之程猶故終無難古本下

第六十四章

易判判一作津為之於未有古本作為之乎豪一作九

成一作九千里之行一作百聖人無為一上有是以常於

幾成一於下則無敗事一下復衆人古本復恃舊並作

不敢為一下

第六十五章

以其智多古本智也以國之賊國之福下古本知此兩者

亦稽式

古本作常知此
兩者亦稽式

乃至

古本作乃復至
一上有然後

第六十六章

以其善下之

古本下有也

以其言下之

古本作必以其言下
之一作必以言下之

下句

民不害

古本下有也

第六十七章

夫惟大故似不肖

清源本無此句

其細也夫

一無也夫

寶而持之

一作

持而寶之
寶一作保

慈故能勇

古本上有夫

器長

韓非作事長

舍其慈且勇

一無其下
二句同

死矣

古本作是謂入死門

以戰則勝

一作以陳則正

以慈衛之

葉上
有必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

古本作古之善為士者不武也

善勝敵者不爭

林希逸本作善

勝戰者不與一無敵字

古之極

古本下有也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

古本下有曰

仍無敵執無兵

古本作執無兵仍輕無敵王弼作仍

敵

古本作無敵

輕敵幾喪吾寶

古本作無敵則幾亡吾寶

抗兵相加哀者

勝矣

古本作抗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第七十章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古本作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

不我知也

一無也

則我貴矣

一作則被褐我者貴被褐
一作被褐一
褐下有而

第七十一章

上

古本作尚矣

病

古本作病矣

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

病

韓非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第七十二章

大威至矣

一作則大威至

無狹

一作無狹

夫唯不厭

吳幼清作夫唯不狹

第七十三章

此兩者

一此上有知字非

緝

一作坦一作默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

一民下有常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古本作吾得而殺之孰敢也一

得作

而代司殺者

而一作夫

是代大匠斲

是下一有謂

希不自傷

其手矣

一作希有不傷手矣一作希不傷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民之飢

古本下有者下二句同

食稅之多也

一無也

以其生生之

厚也

一作以其上求生之厚

唯無以生為者

一上有夫一為下有貴

貴生

和政

本下有也

第七十六章

草木

一上有萬物二字

柔脆

脆一作弱

之徒

古本下有也下句同

兵強

古本下有者

共

一作折

強大處下

古本作故堅強處下

第七十七章

其猶張弓乎

古本作其猶張者歟邵猶作由

補之

一作與之

孰能有餘以

奉天下唯有道者

古本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于天下者其唯有道者乎

功成而

不居

一作功成不處見賢耶一無耶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

一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能先

一作勝

以其無以易

之也

一無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一上無二之

莫不知莫能

行

古本作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故聖人云

故一作是以古本一人下有之言

是謂

一作是為

若反

古本下有也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

一下必有餘怨必無

故有德司契

一無故

第八十章

使民有什伯之器

什一無民之器

而不用

有也

使民重死

而不遠徙

葉本無此句

甘其食

古本上有至治之極民各六字

安其俗

俗一作居

樂其業

業一作俗音聲

使民至

一無使

而不相往來

一無而相下有

與

第八十一章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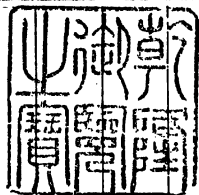
古本作善言不辯辯言不善

不積

不一作無

天之道

一無之



老子翼考異